



树老死也站着。这是我小时候对树的感觉,这感觉隐秘、朦胧——宅东一棵老杨树,树桩有水桶般粗,高大概在六七米,树冠有半车棚一样大,树皮像一片片烧过多次的粽子芦叶,黄里透黑,竖着贴在滚圆的树干上,杂乱、无序,看上去像是要随时掉下来,不耐看。

我见过树时,问过母亲多次,这棵树死了吧?母亲说,不死,开春后,会长出青头来的。我就等着春天到。春天来了,别的树枝上冒出了新叶,这棵树依旧没有动静。我又问母亲,这树死了。母亲说,再等等,树老了,返青慢。可时间到了夏天,老杨树依旧是乌黑一片,所有的枝叶横竖七八地竖着、横着、斜着,我断定这棵树已经死了,是老死的。

树老死,老了一定会死是事实,但让我钦佩的是:这棵树,老死了也站着。

风来了几场,雨下了几次,闪电闪了半夜,着地雷轰击地面,几次说不清,好几次都在老树的枝上响过,树颤动一下,还像明亮天宇下的一幅水墨画,利落挂在天幕里,干净,锃亮。坏天气过去了,望一眼老树,看见笔挺地站着,孤苦、冷峻、威武,一派凛然的气势。

那时,我对老杨树有了好感:生命到了尽头,但生命带来的风采依然存留大树,存留天地。老杨树不怕死,为我们做出了榜样。我认定:树老死也站着,其实是生命另一种延续。这延续,不动声色,却让人牢记心底。

后来去了城里,老杨树很少看见了。前些日子,台风来的那一个早晨,雨一直下着,像是倒下来似的,点子粗,不断连,风像一个浪人,时大时小,乱喊乱跑。楼下有人唤我,是要我将车子移动一下位置,说假使李子树断了,会压坏车顶的。我看这天气是这个阵势,急急地下楼,感谢师傅们好意后,就将车子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。

我回来时,发现李子树,在向上分叉的地方被锯掉了,留下光秃秃的一根树干,心里觉得人残忍,非常可惜。可惜什么,可惜到了大热天,我的车子从此就无遮阳的东西了,心境很差,但没有办法,今天锯掉李子树,是为了我车子的安全,为了我的好,我也就认了,再次感谢师傅几句话后,我就上楼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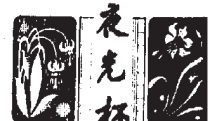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的日子,我天天下楼,开车前,先看一眼李子树,看看它,是否还活着,一月过去,两月过去,三月过去了。有一天,我看见,在这断头的地方,居然长出了几根小小的嫩头,这嫩头的后面有个小小的嫩枝,嫩枝头不断地伸长、伸长,后来就长成了枝,枝上又长出了嫩头,嫩头长成了叶,叶从一片长成两片、三片、四五片,叶片也慢慢地大了起来。

看着,就会想起老家的老杨树。老杨树老死也站着,站着就是坚强,就是风景。李子树锯头也站着。不但站着,而且居然还活着,活得生龙活虎。从根到枝,从枝到叶。我想到了人,还想到了自己,我觉得我们有时很羸弱,没有树内心的强大,所以,要向树学习。学树的什么?各人想各人去。

有个地方很远,火车、汽车走了六天才抵达;很冷,冷得不敢上茅厕,那会失去很多热量,哪个没被屎塔子戳过屁股;很痒,痒到麻木,痒到心坎,只有白虱子不离不弃;恶劣的生存环境,独扛生活,应对所有不测,十五岁成陀螺,并且不知终。

应该怕这个地,应该恨这个地方,却不是,心心念念要去。梦魇已远,好了伤疤忘了疼。就像傻狗子,刚被猎人伤,回头又想看看追者是谁。好奇心害死狗,人不会,因为当年艰难举步的印迹早已随冰雪融化。我们走出了大山,老乡却永久在那,人比人,心就软。

更何況,飞机缩短了路程,茅厕移到了室内,白虱子已无踪影。我们是重回故地,是来探望。人一旦记好,恩怨全消。情深雨濛濛,人心如雪,遇热就化。毕竟在一个锅里吃过多年土豆汤,一个炕上打过呼,说不定白虱子早就互传了你我的血液。五十年后抱成一团,喜极而泣;终有一别时,大老爷们哭得稀里哗啦。情能拴人,往回走时盘算多久再来。大兴安岭真静,鸟兽



如果要我当营业员,我才不到日本去当。只要在那里当一个月,肯定腰肌劳损,脊椎变形。那里的女营业员只要看见顾客进店,就一个劲地鞠躬,一个劲地说“欢迎您”“对不起”……什么都没有发生,你不起不起啥?难道你收了顾客的购物款深感不安?那你不收就是嘛。有的日本商场,只要顾客进去,就有女营业员跟过来,介绍这,推介那,跟屁虫似的,甩都甩不掉。我跟她听 just looking,忽然想起她听不懂。

如果要我到荷兰去当营业员,我跑得快!店主会告诉我:“客人是因为我们能提供他所需要的服务和产品,才掏出钱来,我们双方是互惠互利,平等的,你不需要把客人当成上帝。”如果有客人买完东西要走了,我按照中国习惯,肯定会说一声:谢谢,欢迎再次光临。这时,店主一定会纠正:

云 朵

不经意地飘飘荡荡却表达出沉浸于蔚蓝的潇洒。这是一种灵魂的饱满在陌生的境地当空起舞。

我的视野词典被瞬间掀开了由此旋起阳光之舞。图腾般的那一页页透明分享自信,飘飘荡荡地展示生命的羽毛。

我与你越来越近了,我的影子也由此自由地飘飘荡荡荡起来。

异样的幻觉如此强烈,你已成为我的诱惑。而你的透明澎湃于思索也飞舞于悬念。

都不吵扰花草树木。路上不时见到自驾车,还有三三两两的骑行者。他们爱森林,没想到大兴安岭会这么沉寂和安宁,于是所有人不会大喊大叫,用大量表情赞美北国。许多木刻楞房子华丽转身,迎接远方的客人。当然,最欢迎当年的知青。多家民宿只要见是当年插队的知青,一律免单。北国来客渐多,带动一切,各类活动渐多,尤其冰雪文化,别开生面。去了还想去,是因为那里的人和景,都暖人,也惊艳。

从前,市面上看不到波斯猫的踪影,挚友送了我一只幼崽。物以稀为贵。小家伙聪明伶俐,教一次就知道去家里的卫生间方便。学龄前的儿子把小猫抱在胸口爱不释手,为它取名叫毛尼卡。此名来自于当年热播的美国电视连续剧《成长的烦恼》里一个小朋友的名字。

幼猫把我和太太当成了爸妈,紧随其后,稍不注意容易踩到它。我在小家伙的脖子上系个铃铛,让它走路带动铃声,判断其位置在我们的前后还是左右,避免转身迈步伤及小生命。小家伙调皮可爱,用前脚掌上的肉垫,轻轻拍打儿子的裤脚管,逃之夭夭。不过,一旦发现对方没有追来,它会在半路上“刹车”止步,转过头来,

雅 玩

“你应该说谢谢你的合作。”一个老太太到咖啡店去吃早餐,她跟服务生发脾气:“我比那一桌早来,为什么先上他的点心?”如果我是中国的服务生,会说“马上就来”。可是荷兰的服务生也许会说:“有谁比我早来?”

咖啡店的我打开的。您要的点心还没有做好,所以还没有送来,很难理解吗?”在荷兰当营业员一定很舒服,还可以调侃顾客。

在我们国家当营业员,我觉得不需要太热情,也不能太倨傲,不冷不热最好。要是有个营业员像日本的那样笑容可掬,弯腰屈膝,那她一定只有一份很低的基本工资,其他的奖金要从销售业绩中提取。要是碰到营业员在柜台里面看手机,对顾客爱

文 成 吟

一片冰心在玉壶?不见玉壶,却见洋房处处,细雨霏霏,净了街心,红了阳伞,寥落了游人。

圆圆的水池在街心,池边几只大蜗牛,一动也不动,岁月在这里滞留了,几十年没挪过。

玫瑰花在街边贴起了脚尖,在阳台上探头探脑,不知名的小花绽放于长方形的花圃里。

我走进路边一家酒吧,一个年轻的女郎给我调了一杯小小的香香的咖啡,笑靥和咖啡一样香甜。

我品味着咖啡,有一点醉了,醉在玉壶街慢城的生活里!

现代人很少穿布鞋了,可我们那时候布鞋是标配。我家六兄妹穿的布鞋都是母亲做的。做布鞋关键是扎鞋底。母亲将废旧布洗干,剪成和搓衣板大小差不多的布块,然后贴在搓衣板上,贴一层布,刷一层浆糊,再贴一层布,如此四五层即可。浆糊是用面粉做的,不能太薄,也不能太厚。然后把贴有布块的搓衣板放在太阳下面,不能暴晒。等布块干了,从搓衣板上拉下来,用熨斗烫一下,这样有一定的厚度。根据鞋的大小,在布块上面划印子剪下来,这个就是鞋底的雏形。

布鞋耐穿不耐穿,鞋底是根本,布块是不能直接做鞋底的。鞋底只有扎得结实才能使用。什么是扎?就是在布块上用线一针上一针下对穿,既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。而结实不结实的另一个关键是要看扎鞋底的线。扎鞋底的线,要用麻线,麻线比一般的线要粗、有牢度。但麻线不是一直有的,母亲就自己做麻

线。母亲将几根细的线并在一起,然后扣在吊锤上,旋转吊锤,细的线就成了麻线(平时我们说的拧成一股绳,就是这个道理),将麻线打结,这样就制成了。据说,将厂里发的纱手套拆下来的线就可以直接当麻线派用场,不过,我从来没有看见母亲用纱手套当麻线使用。

万事俱备,正式开工了,只见母亲用锥子在鞋底上轻轻一戳,然后用顶针将针穿到对面,然后一个反转,针又转到正面来。只听见吱吱的声音在作响,没有多少时间,一只鞋底完工。母亲扎的线就像缝纫机踩出来的,无论是横竖和斜向都是笔直的。我看不难啊,我想帮助母亲减轻负担,就试着也扎几针。见人挑担不吃力,由于用力不当,才一会工夫,就折断了几根针,手上还打了泡,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勉强纳的几行,针脚也是长的长,短的短,歪七扭八的。

为流行病流行,客轮上的服务员很多进了医院。客轮公司向我们杂志社求援:“你们不是海员杂志吗?”于是,我和我的编辑同事跨上海到温州的客轮,当两个航次的服务员。除了扫地、叠被、倒水,客运主任还叫我到小卖部当营业员,专门卖素火腿和素鸭。我问主任:“这四大板食品卖得掉吗?”主任笑了:“放心!”

不知为什么,旅客只要一上客轮,就想四处转转,像老虎进笼子一样难受,并且立刻觉得口中无味。于是,他们就到我小卖部跟前来转转,看见既吃不太饱又美味可口的素鸭素火腿,纷纷掏钱购买。我一边收钱,一边招呼:“大家排排队,一个一个来。”忙了一个多小时,四大板素食售罄,我身上都出汗了。

我真的当过几天营业员:因



智慧餐 最大的危险——没有人提醒你有危险。

线。母亲将几根细的线并在一起,然后扣在吊锤上,旋转吊锤,细的线就成了麻线(平时我们说的拧成一股绳,就是这个道理),将麻线打结,这样就制成了。据说,将厂里发的纱手套拆下来的线就可以直接当麻线派用场,不过,我从来没有看见母亲用纱手套当麻线使用。

万事俱备,正式开工了,只见母亲用锥子在鞋底上轻轻一戳,然后用顶针将针穿到对面,然后一个反转,针又转到正面来。只听见吱吱的声音在作响,没有多少时间,一只鞋底完工。母亲扎的线就像缝纫机踩出来的,无论是横竖和斜向都是笔直的。我看不难啊,我想帮助母亲减轻负担,就试着也扎几针。见人挑担不吃力,由于用力不当,才一会工夫,就折断了几根针,手上还打了泡,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勉强纳的几行,针脚也是长的长,短的短,歪七扭八的。

鞋底完工以后,开始上鞋。所谓上鞋,就是把鞋面(也有称鞋帮的)和鞋底缝到一起,单鞋是圆口鞋,棉鞋是蚌壳鞋,鞋面也是母亲做的,就这样,一双漂亮的圆口鞋或者棉鞋就做成了。母亲做的布鞋通爽、透气、舒适且轻便。布鞋穿几天以后要撞一下,所谓撞,是木头做成的鞋的形状、规格与鞋的大小必须一致,用工具将“木头鞋”塞进鞋里,实际上就是固定整形过程,这样撞出来的鞋,穿起来美观、合脚。这还不算,穿一段时间后,还要打鞋桩,在鞋底打上轮胎胎,这个过程就像给马车上马蹄铁一样。

几块废弃的布,几根细细的线,经过母亲神奇的手,成了我们脚下结实的鞋子,那鞋伴随着我们的童年,并永远走进我们的心里。

七夕会

晚上,我的脸被它冰凉的鼻子亲醒,我抚摸它几下,它才离去。清晨,咪咪没有唤醒家人,没有来我身旁,没有在床底下躲猫猫,而是躺在卫生间去了天堂。

我恍然大悟,昨晚在睡意朦胧中听到床边反复响起的铃声,莫不是它在临死前,好几次无力从地板跳上床,最后竭尽全力上来把我唤醒,再去处理自己的后事?它是来与我告别的。想到生死离别一幕,让人难受得一度不再想养宠物。

毛尼卡在我们家幸福地活过,坦然地死去,和有首歌里唱的那样,风起的日子,笑看落花。这本是自然规律。我渐渐释怀,又养了一只白色的波斯猫。家里又响起了熟悉的铃铛声。



智慧餐 最大的危险——没有人提醒你有危险。

线。母亲将几根细的线并在一起,然后扣在吊锤上,旋转吊锤,细的线就成了麻线(平时我们说的拧成一股绳,就是这个道理),将麻线打结,这样就制成了。据说,将厂里发的纱手套拆下来的线就可以直接当麻线派用场,不过,我从来没有看见母亲用纱手套当麻线使用。

万事俱备,正式开工了,只见母亲用锥子在鞋底上轻轻一戳,然后用顶针将针穿到对面,然后一个反转,针又转到正面来。只听见吱吱的声音在作响,没有多少时间,一只鞋底完工。母亲扎的线就像缝纫机踩出来的,无论是横竖和斜向都是笔直的。我看不难啊,我想帮助母亲减轻负担,就试着也扎几针。见人挑担不吃力,由于用力不当,才一会工夫,就折断了几根针,手上还打了泡,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勉强纳的几行,针脚也是长的长,短的短,歪七扭八的。

鞋底完工以后,开始上鞋。所谓上鞋,就是把鞋面(也有称鞋帮的)和鞋底缝到一起,单鞋是圆口鞋,棉鞋是蚌壳鞋,鞋面也是母亲做的,就这样,一双漂亮的圆口鞋或者棉鞋就做成了。母亲做的布鞋通爽、透气、舒适且轻便。布鞋穿几天以后要撞一下,所谓撞,是木头做成的鞋的形状、规格与鞋的大小必须一致,用工具将“木头鞋”塞进鞋里,实际上就是固定整形过程,这样撞出来的鞋,穿起来美观、合脚。这还不算,穿一段时间后,还要打鞋桩,在鞋底打上轮胎胎,这个过程就像给马车上马蹄铁一样。

几块废弃的布,几根细细的线,经过母亲神奇的手,成了我们脚下结实的鞋子,那鞋伴随着我们的童年,并永远走进我们的心里。

七夕会